

升学率驱动下的学校组织地位分化

——以 W 县高中教育为例

陈彬莉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本研究以一个基层县的高中教育运行为例,从关系的视角切入,对 W 县高中教育关键资源的配置机制进行了深描,结果发现,促进资源流动的两种机制为政府的强制性干预与市场,地方政府和重点中学在扩大学校间资源差距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性干预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导向重点中学,而重点中学在享有既定优势地位的基础上,利用其特殊的庇护地位进一步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其结果是,高中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程度进一步扩大,学校的组织地位进一步分化,学校教育的不公平程度进一步加剧。

关键词:学校组织地位;资源配置;高考升学率;教育公平

中图分类号:G 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2)01-0094-09

一、背景

高考作为高等教育机会分配机制,所蕴含的地位获得意义对整个教育系统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作为一种强大的制度力量,高考在形塑学校的组织结构、人员配置以及学校内每一位行动者行动的同时,也在引导着一个组织场域的不断形成。在升学率压力下,这一场域中处于不同位置的组织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在学校组织内部,不同学校采取的共同策略是围绕考试内容和分值对知识、教师和学生不断归类并进行应试规训,由此导致教师和学生的地位不断分化,形成若干身份群体。^①

在教师和学生地位分化的同时,区域层面地方教育场域中学校组织的地位也经历着进一步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所采取的是非均衡发展模式,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的区隔是基础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②在这一体系中,资源的配置和流动也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面对同样的制度环境,比如高考升学率的要求,同样是普通高中,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由于在组织场域中的位置不同,其资源获取能力有相当大的差异。

考察升学率驱动下的教育资源配置,不仅要关注学校作为行动者对其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策略,还要以学校为分析单位,从关系的视角来分析资源的流动。本文将通过实证调研,揭示为提高升学率,组织场域中的地方政府、基层中学在组织间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所采取的行为策略及其对学校组织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教育公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后果。

二、研究方法——案例研究

本文以 W 县的教育系统为个案,试图揭示围绕高考升学率而展开的组织间资源配置及其微观机制。

收稿日期: 2011-02-26

作者简介: 陈彬莉,山西汾西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

①陈彬莉.学业分类过程及其组织制度基础——高考统摄下应试体制的微观运行机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2): 72.

②刘精明.扩招时期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差异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4): 142.

案例的挖掘越深入,研究发现会越具有普遍性。W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人口47.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40.9万人,比例为86.1%。2007年全县财政总收入2.53亿元,在全省104个区县中排名66位;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83元,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4140元,所在省为395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691元,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13786元,所在省平均水平为12378元。^①

W县教育系统具有重点与非重点区隔的典型特征。全县共有3所普通高中,W一中为省重点,W二中和QT中学为非重点普通高中。在W县所处的C地区C市,有一所省重点高中即C二中。围绕W县高中优质生源和师资的配置,本文对W县教育系统各个层面的行动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其中包括县教育局局长、W一中、二中和WH中学(初中)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共访谈教师36人,学生36人。

三、理论视角及研究框架:关系视角

分析一个区域的组织间教育资源配置,涉及到一个最为根本的制度安排问题,即地方教育领域中学校的相对地位。如前所述,城乡和重点、非重点的区隔是基础教育体系资源分割的基础性特征。学校一方面是这一制度安排的接受和认同者,同时也有可能利用这一结构赋予它的能动性主动谋取优质资源。在地方教育系统中,除了学校这一行动者外,还包括资源的供应者以及相关的规制机构,即政府。

本文将地方教育系统作为一个组织场域来进行分析。所谓组织场域,是指关键的供应商、原料和产品购买商、规制机构以及其他提供类似服务与产品的组织等聚合在一起所构成的一种被认可的制度生活领域。^②具体到本文的个案中,指的是由W县的30所初中、5所高中、W县所在的C地区C二中、C市教育局、W县教育局等机构围绕高考升学率共同构成的领域。在同类组织,即学校之上是规制机构,即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过合法的等级制权威或非法的强制性手段,支持一些学校,而对另外一些学校进行常规的控制。本文将从关系(学校间和地方政府与学校间)的角度来探讨资源的配置及其对学校组织地位的影响。

从一定程度上说,围绕高考升学率而构成的教育场域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场所,其中所有的博弈者(组织行动者)为了实现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而相互争斗,某些博弈者能够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向其他博弈者施加“博弈的规则”。居于不同位置的学校,对地方政府和其他学校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即具有不同的资源获取能力。在“同一”环境中运行的学校组织处于十分独特的位置上,组织间为竞争关系。

总体来说,在这一教育场域中主要存在以下四对关系:

第一,地方政府与重点中学之间为庇护关系。这一庇护关系的合法性基础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确立的重点学校制度以及长期以来国家在教育发展上采取的非均衡发展策略。本文中,C市教育局与C二中、W县教育局与W一中之间为庇护关系。

第二,同一类型的学校之间为竞争关系。家长以升学率为依据为子女选择学校,而普通高中的生存与发展主要取决于学费。在地方生源质量和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同一类型的学校之间为竞争关系。但是,不同学校组织先赋地位不同,其资源获取能力也不同。在本文中,C二中、W一中、W二中和QT中学之间均为竞争关系。

第三,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为行政隶属关系和竞争关系。不同层级政府之间首先为行政管理上的隶属关系。但在优质资源的配置中,最主要的还是竞争关系。地区级政府(比如C市教育局)拥有调配县一级教育资源的权力,而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拥有规避上级政府调控的可能。无论哪一级政府,作为双重利益取向的行动者,其首先庇护的均是政府所在地的重点高中。在本文中,这种行政隶属关系和竞

①内蒙古统计局. 内蒙古统计年鉴 2010[Z].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2- 2. 3- 1. 23- 61. 10- 2. 23- 5. 23- 7; 国家统计局 2010 年年度数据表 2- 1. 10- 1[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0/>.

②W. 理查德·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92.

争关系存在于C市教育局和W县教育局之间。

第四,地方政府与非重点中学之间为疏离与松散的行政关系。在本文中,W县教育局和W二中、QT中学等非重点高中之间为相对较为疏离的关系。

无论是竞争关系还是庇护关系,均集中体现在关键资源的配置与流动中。对于一所普通高中的发展来说,最为核心的资源是优质师资和生源。以下将从上述四对关系的视角切入,对升学率导向下区域层面关键资源即优质生源和师资的流动及其所产生的后果进行实证分析。

四、研究发现

(一)在关键资源的配置中,地方政府是区域层面的第一行动者,也是权力最大的行动者,在支持重点学校,抑制、忽略甚至剥夺非重点学校资源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1. 不平等的学校组织网络

在该地区的学校组织网络中,不同学校相对地位不同。地位差异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的定义。地方政府的定义同时也促使了学校对自身地位的认同。

W一中为省重点高中,原名W中学,创建于1956年,1960年被N省批准为首批重点中学。1978年之后被L省定为省、盟、县三级重点中学。从创立之初W一中在该县教育格局中就扮演着精英教育的角色。最初,C市一共有三所三级重点校,其中一所为蒙中,剩下两所为C二中与W一中。“曾经一度,W一中与C二中南北划界招生。W一中将北边一半最好的学生都招来了。”(W县教育局R局长)在地方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投入该县最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对W一中给予支持。“一个贫困县,几十万人口,完全可以办一所重点高中,对其他学校起示范效应。W一中作为全国名校,代表当地教育最高水平。我们重点支持W一中。高中的重点校,也叫自治区普通教育示范性高中,要整出示范校,你不重点投入,还怎么示范?因此,我们为W一中提供全县的尖子生,也就是能够考取清华北大的学生,也提供尖子老师。除此之外,要办示范校,还要集中财力、物力办几所像样的初中,比如W三中和W四中。”(W县教育局R局长)

学校也以同样的角色期待来定位自己,处理自身与其他学校的关系。“一中是全县教育的整合点,也是重中之重。应该通过一中来验收W县的教育成果。W一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头连着大学,下头连着初中、小学。它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抓住了W一中,就等于抓住了W县教育的主体。”(W一中C校长)

“W一中要考虑当地老百姓对于升学率的期望与要求。在W一中的发展中集中了所有矛盾,所有要求和期望。正是公众的期待牵着这所学校往前走。这也就是所谓的‘县中模式’,只要有县存在,教育就存在,教育存在,老百姓对于教育的期望就存在。期望最终会集中在一个点,那就是县一中。县一中存在,那么这种集中一切资源的‘一中办学模式’就必然存在。”(W一中W校长)从W一中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看出,其三级重点的地位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定义与长期的庇护与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地位具有“先赋”的特征。

无论是从政府定位还是学校的自我定位,W二中等非重点高中均是处于W一中之下的“二类校”。W二中为W县的非重点高中,成立于1972年,最初的创办主体是该县县城所在地W镇政府。1973年增设高中班,成为完全中学。该校建校较晚,最初目的在于满足学校所在城镇地区学生的高中教育需求。W二中在各方面均滞后于W一中,为当地的“兜底儿校”。学生底子薄,基础差,升学率较低。^①

“W一中和W二中不是在同 一个水平上,二中基本上属于二类校。这两 个学校的招生确实不是在同 一个时间点上,对于二中来说,确实也可以说是不公平。利和弊就是这么形成的,也不得不维系。像有些

^①W二中升学状况为:1972年到1981年十年间,初高中毕业生7830名,考入各类高校的共31人,1982年到1991年间,初高中毕业生14097名,考入各类高校的共355人。1992年到2001年间,初高中毕业生11073人,考入高校的共620人。

个地区实行划片招生,二中在历史上就没有划过片,以后也不会出现,终究不会发生。”(W县教育局R局长)“我们这类学校是二类学校,就是人家打剩下我们才收进来。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发展基础。”(W二中教师kxz)无论从师资还是生源上,W二中都受到了重点高中的制约。

2. 政府强制性分割的三级生源市场中的“掐尖”行动

对于普通高中来说,生源决定其竞争力。W县高中的生源市场由政府进行强制性分割。2003年以前,W县高中生源为二元市场,县教育局规定由W一中先招足额后,由W二中及其他普通高中在剩下的学生中招生。这一时期,普通高中招生限于在本县区内,基本上不存在优质生源外流的现象。在分割的二元生源市场中,W一中占据着高端市场,而以W二中为代表的其它普通高中占据的则是低端市场。2003年,W县所在地区C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初中升学招生考试工作安排意见》将高中生源市场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其中规定,中考成绩公布后,由C市二中首先招收择优生和择校生。之后,各县的省重点高中才可以开始招生。由此,形成三级生源市场。对W县来说,招生的顺序是C二中、W一中、最后才是W县的非重点高中。

“县里在招生中给W一中优先权。以前是它(W一中)先招,完了W二中再招。2003年以后,C二中招完后,W一中先招,剩下的W二中才开始招。这是县教育局对W一中最主要的支持。从第一名开始一直排名到后面,给一中招收五百多人,都是全县的尖子,尽管C二中也W县招生,但还是W一中招到的尖子生多。”(W县教育局R局长)

“从2003年开始,C市政府下令来这儿招生,由C二中先招,C二中明着招二十六个暗着又招二十六个乱搞!于是,W一中的发展不仅没了师资,生源也受到了影响……大家都在抢生源。各个高中都在使劲挖学生。我们现在年年都在抢生源。每到暑假都非常紧张。除了C二中全会以外,私立学校对我们学校的冲击也挺厉害的。”(W一中高二班主任rjy)

W县高中招生除了受到C市政府的强制性干预以外,还遭遇到了私立中学的挑战,其中包括C市民办高中P中学和W县PM中学。这些体制外的学校并不需要遵守由当地政府所规定的招生序列,他们利用其灵活的机制以及充足的经费在W县以及全市范围内招收优质生源和师资。这些学校的存在以及市教育局的强制性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W县2003年以前由一中、二中构成的二元生源市场。最终,W二中等非重点高中被排斥在优质生源之外,其弱势地位进一步被强化。而W一中在市教育局的干预下,其原本在招生中的优势也在不断被弱化。

“W二中生源包括街里(指城镇)的学生和农村学生。一中和二中的生源质量差别很大。当地政府和教育局规定,每年中考结束,C二中先招,接下来W县教育局统一划线,分数线分为两道,第一道为统招线,……第二道为分招分数线,与统招分数线差四五十分。等统招和分招都招完了,然后W二中再招。”(W二中主管招生的教务主任zzh)

在遭遇到C市政府对W县优质生源的剥夺之后,W一中表示出了自己的不满。因为在当下的高中组织运行绩效评估中,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人数以及上重点大学的人数为重要一项,而C二中招走了该县的前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W一中失去了最有可能为其提升学校声誉地位的生源。

此外,在由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权力分割的招生市场中,私立高中彰显了其体制的优越性,首先私立高中不需要遵守由市教育局或者县教育局做出的有关高考先招后招的相关规定,其次,私立高中在全市范围内广泛招生,招生过程不依赖于行政,而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最终受冲击最大的是以W二中为代表的重点中学之外的普通高中,这类学校一方面受到W一中的制约,另一方面,私立学校的进入意味着要与其共同分享重点高中剩下的生源。而私立学校无论从师资,还是从学校的硬件设施方面,均存在相对优势。^①2005

^①P中学为C政府批准在全市范围内招生的市直属高中,位于W县。Y中学位于C市,由C市H区教育局一位退休的局长创办,师资主要来源于H区的优秀的退休高中教师。H区为C市的核心区,全市最好的高中C二中就位于这一区。

年, W 县中考 500 分以上的学生为 1453 人, 其中 W 二中招到 14 人, 不足 1%。

3. 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优质师资逐层抽取

除了生源之外, 师资也是一所学校发展的动力源。W 一中作为重点高中, 在政府的长期支持及其发展中积累了优质的师资。但近年来, 为应对优质师资的不断流失, W 县教育局通过公开选拔考试, 从该县其它高中甚至初中为重点中学抽取优质师资。政府的这种强制性资源抽取政策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支持了 W 一中的发展, 但是却是以对其它学校优质资源的剥夺为代价的。

“虽然我们没有给钱, 但是我们给人了。教育局在全县之内为 W 一中选拔老师。2000 年 W 一中走了几个好老师, 一中压力很大。这些老师都是 W 一中最好的老师。于是教育局 2002 年组织全县的老师参加考试, 往 W 一中选拔。”(W 县教育局 R 局长) 与此同时, 还组织了初中的教师选拔考试。从镇中为县里的两所重点初中选拔教师。通过这种方式, 底层的资源被逐步抽调到重点学校。

“从 2000 年开始, W 县教育局开始选拔老师, 我就报名参加了考试, 当时我和我对象(即爱人)都想去 W 县城, 我俩都参加了考试。我教语文, 当时考的是全市第一, 通过面试和笔试, 最后分配到 W 二中……我对象教的是外语, 在最后的考试中, 差了零点几分没上。2001 年我俩又考, 结果差了 0.5 分……最后, 我对象去了 W 四中。我由于种种原因没去, 实际上还是挺遗憾的。”(WH 中学教师 lzy) “作为教师个人来说, 由政府组织的这种公开选拔考试, 实际上是一种促进教师晋升和流动的途径, 而且也符合教师个人的理性选择, 毕竟 W 三中、四中处于县城所在地, 无论是生活和工作环境, 还是个人的福利待遇等都优越于乡镇中学。最近五年左右, 县里初中好教师不够, 从下头抽调一批老师, 各乡镇中学的老师还是想方设法去 W 镇教书。”(WH 中学数学教师 1st)

地方政府的优质师资逐层抽取的做法导致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的师资差距进一步扩大(图 1 和图 2): “重点高中扩招就得增加教师, 没办法只能从底下高中招。所以像我们这样的骨干教师就被调上来了, 于是差得越差, 好得更好。那边的高中逐渐就面临考验。这就是教育市场中的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W 一中高三班主任、语文教师 ql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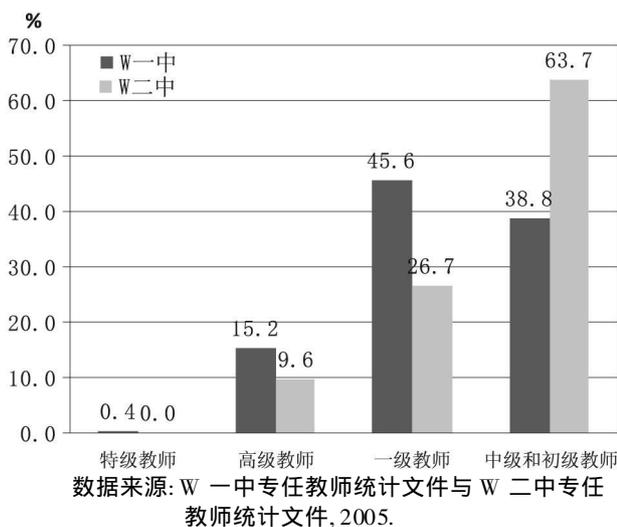


图 1 W 一中和 W 二中的师资职称结构(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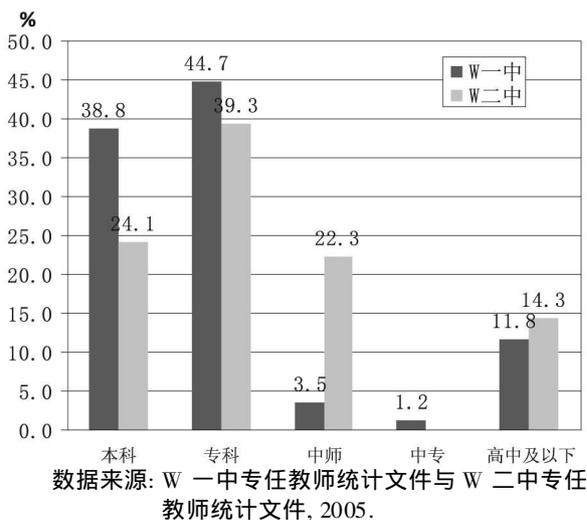


图 2 W 一中和 W 二中教师第一学历(2005)

无论职称还是学历分布, W 二中与一中在师资力量上存在较大差距。这一差距与地方政府的优质师资逐层抽调具有内在的联系。如果说, 为 W 一中公开选拔优质师资是为了全县最优秀的高中生, 那么为 W 三中和四中选拔教师则体现了地方政府对于县城所在地的学校、学生以及家长的庇护, 毕竟 W 三中和四中为初中, 仍然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这种抽取底层优质师资的做法其结果是对农村学校和弱势学校优质资源的强制性剥夺, 进一步加大了学校之间的不平衡, 也潜在地拉大了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未来教育机会的差距。

(二) 除地方政府对于资源的强制性分割与逐层抽取之外, 在学校先赋地位极不平等的组织结构网络中, 市场机制驱动下的关键资源流动也进一步导致了学校组织地位不断分化

1. 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教师流动

1999 年以来, 普通高中在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推动下得到了大力发展。就 W 县来说, 普通高中自 1999 年以来经历了大扩招。在扩招过程中, 师资尤其是优质师资紧缺是其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地方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主要策略是从其他平级或低一级学校中选拔教师。学校作为一个处于高中教育市场中的行动者, 行动策略是利用学校的声望地位或一定的经济利益来吸引优质师资。由此, 导致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学校优质师资的外流。

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 W 县优质师资的流动路径为, W 一中优质师资主要流向 C 二中或 C 市其他的重点高中, W 二中的优质师资流向 W 一中。W 三中和四中的优质师资流向 C 市初中, W 县其他镇初中的优质师资流向 W 三中和四中。

从目前来看, 教师流失主要原因是待遇差别。“人家给的工资高, 这是现实。流失的老师都是这儿最好的老师。没办法。”(W 县教育局 R 局长)“C 市比 W 县要发达, 比我们这儿要有吸引力。他们老师的待遇比我们好。他们现在有课时费, 上一节课十八块钱。C 二中是高薪聘请。我们学校腹背受敌。人家挣三万块钱, 你一个月就一千五, 而且就在 C 市, 两个地方挨得很近。人家在那儿还给房子。为了孩子上学, 人家也会去那儿。”(W 一中高二班主任 rjy)“我们学校过去各科老师在 C 市里都是非常有名的。像我们学校的 2000 年上 Y 中学(C 市一所私立高中)的某某老师, 就是全市最好的化学老师。段某某老师是全市最好的英语老师, 也上 Y 中学了。地理某某老师也是全市很有名的老师。还有某某是政治, 后来这些老师都走了, 上 C 二中, Y 中学了。我们学校是提高待遇上, 都不行。这些骨干教师走了之后, 学校元气大伤。”(W 一中语文教师 lfh)

师资流失以及高中扩招导致了教师超负荷工作。“随着高中扩招, 师资队伍, 包括房舍, 各种教育设施都处于紧缺状态。而且, 前些年, 我们的不少好教师都到 C 那边的学校去了。我们这儿很多老师都是超负荷的。咱们这儿的老师, 原则上是两个班的课时, 现在骨干教师都是三个班, 三个班再加三个班的自习。”(W 一中副校长 clj)“我一周上四个班的课, 正常的工作量应该是两个班的课。一周 24 节课, 再当班主任。自习五个。另外还当班主任, 带早上早操。我通常早上五点来学校, 晚上十一点钟回家。常年如此。太苦了, 一点办法也没有。”(W 一中复读班教师 fwm)

2. 在不平等的组织结构网络中, 处于不同位置的学校采取不同的招生行为策略, 展开招生大战

高中阶段教育为非义务教育, 除了在编教师的工资由政府承担之外, 学校的日常运行主要依靠学费。从这个意义上说, 生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是一所高中的生存。这一阶段的学校可以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收取学费, 同时还可以收一定量的择校费。具体到 C 市, C 二中择校费为 12000 元, W 一中为 9600 元。处于 W 县教育局庇护之下的 W 一中在高一新生的招生市场中采取了“两手抓”的策略, 体现了利益行动者的行为逻辑: 一手通过对高分学生免学费并给与奖学金的承诺来确保三年以后的升学率目标; 另一手是尽可能加大择校生的比例, 以此来增加学校的收入并稳固地方官员对 W 一中持久稳定的支持。

2005 年《W 一中招生简章》对于高分学生的承诺为: 参加初升高考试成绩在前 150 名, 且品学兼优的学生, 免收高中阶段的学费, 编入实验班, 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品学兼优, 家境贫困的贫困生, 享受 W 一中扶贫助困基金; 品学兼优, 家境贫困, 中考前 20 名的学生, 享受加拿大宋庆龄基金会资助, 资助直到考入重点名牌大学; 2005 年高一年级任课教师主体是有多年高考辅导经验的教师。^①在优质生源的招收过程中, 各级政府之间为竞争关系, 在竞争过程中, 县级政府处于劣势地位。“现在市里跟各县因为这个问题闹得非常紧张, W 县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比如考完试之后不往外拿成绩。如果能考到前 20 名, C 二中要

^①W 一中 2005 年招生简章。

你, W 一中也要你, 去了 C 二中之后三年可以免一切开支, 吃饭不要掏钱, 最后考上大学尤其是好大学, 学校还给你奖励。各县每年的尖子生都去了 C 二中。今年一位考生是地区状元, 最后做到了五万块钱, 就说我学校要招你, 我给你家五万块钱, 跟拍卖似的。”(wh 中学教师 lyy)

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之下 W 一中采取的方式是尽可能地减少统分招的人数, 在保证统分招学生高质量的同时, 尽可能加大择校生的比例, 以此来增加学校的收入。2005 年 W 一中招生简章中招生计划是 1120 人, 其中统招 700 人, 择校生 420 人; 实际上, W 一中共招收了 1800 人, 其中统招 600 人, 择校生 1200 人, 占到三分之二。择校生是学校为了满足其生存及发展需要而为那些拥有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家庭子女专门设计的制度。在择校生当中, 有一部分是“条子生”, 即通过各种关系被录取的学生。扩大择校生规模是学校作为一个经济人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减少统分招的量事实上是将一部分优秀学生拒之门外, 而增大择校生的量则牺牲了学校教育所应该秉承的公平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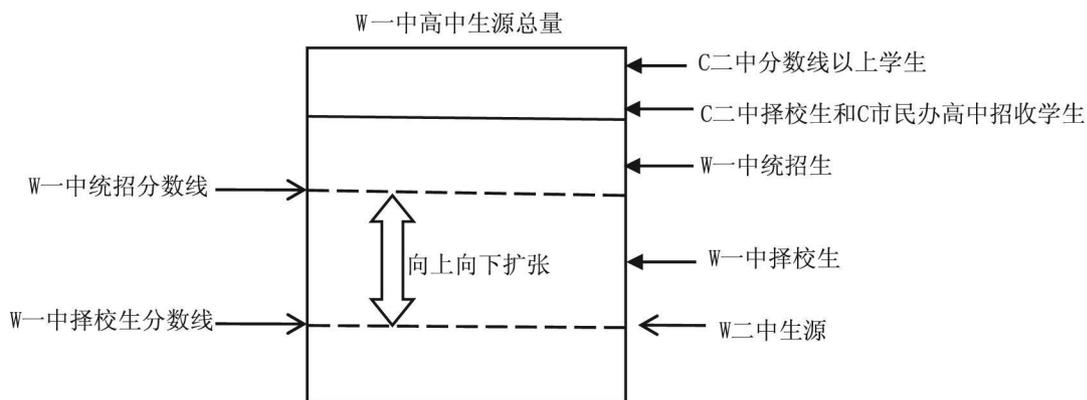


图3 W县高中三级生源市场

“现在像 W 一中, 本来应该招 1000 人, 学校说只招 400 人, 剩下的都可以按照议价生来交钱。大部分好孩子成绩不错, 都被卡在门外。为了能减轻家庭的负担, 家长们和孩子们拼命地追求这点指标。可是指标太少了, 一大部分学生都在线外。你要让孩子上重点中学, 就得交钱。孩子们的压力非常大。”“如果有人能管管这些学校, 就会好一点, 比如说招 800 人, 你就招 800 人, 把全县最优秀的学生招来。这种分配方式和选 300 人然后再招 500 名择校生的做法完全是两码事。前头 300 人是按照分数, 后面 500 人则是按照经济条件来录取, 有的孩子可能一百多分, 但是人家有钱, 就可以来。”(wh 初中校长 xj)

与此同时, 重点高中极力扩张择校生规模的做法导致学校内各种资源的紧缺, 由此又进一步导致 W 县教育局采取了新一轮的优质教师逐层抽取。

相比较而言, W 二中则没那么幸运。W 二中没有任何声望和地位可以用来吸引学生, 所能够采取的措施只有经济刺激。对于那些不能达到分数线的学生, W 二中采取的办法是明确规定分数与钱之间的兑价。以 2004 年为例, W 二中的高一招生简章规定: 在学校所规定的录取分数线 50 分以下分段一次性收取培训费如下: 线下 50—59 分的收 500 元; 线下 60—69 分的收 1000 元; 线下 70—79 分的收 1500 元; 线下 80—89 分的收 2000 元; 线下 90—99 分的收 2500 元; 线下 100 分的收取 3000 元。^① 在生存的逼迫之下, W 二中曾经向学校的每个教师分配招生名额, 比如 2005 年, 学校规定每个教师完成五个招生指标, 历年教师节每个教师发 1000 块钱的福利, 少完成一个招生指标扣 200 元, 以此来扩大招生量。

(三) 以考试分数或升学率为指标的学校地位差异

学校在生源和师资等关键资源上的差异最终导致其组织地位的进一步分化。在高考升学率作为学校运行绩效的核心指标的大背景下, 学校的组织地位具体体现为升学率。在高等教育扩招过程中, 高等

①W 二中 2004 年初升高招生简章。

教育机会竞争的焦点不断上移,高中学校的组织地位分化也随之聚焦到本科乃至重点本科录取率上。

在高等学校扩招之前,W县高考录取的学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来自W一中。扩招之后,W一中对于W县的高考升学率的贡献在相对比例上逐步减小了。但是从总体上来说,W一中在该县的教育格局中仍然位居第一,该县中至少有一半的高等教育机会是由W一中来争取的。(如图4)

以1996年-2005年十年的高考成绩为例,1996年-1999年间,非W一中考生的录取比例最低为5.21%,最高为13%,而同期W一中录取比例最低为35.12%,最高为47.79%,远远高于非W一中的学生。2000年以后,两类学校的录取比例都呈现出了急剧增长的态势,其中非W一中学生录取比率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W一中。(如图5)W一中之外的普通高中高考升学率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之快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扩招政策。那是不是在高等教育机会总量扩大的情况下,高中学校升学率之间的差距缩小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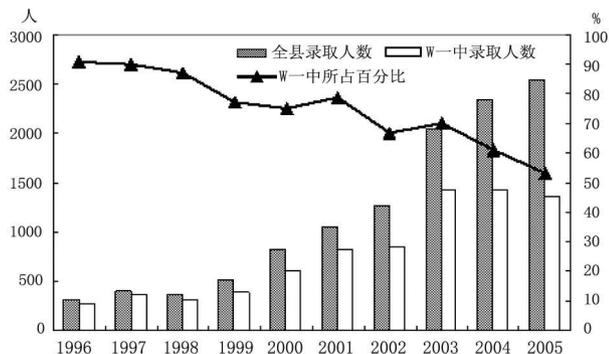


图4 W一中高考贡献率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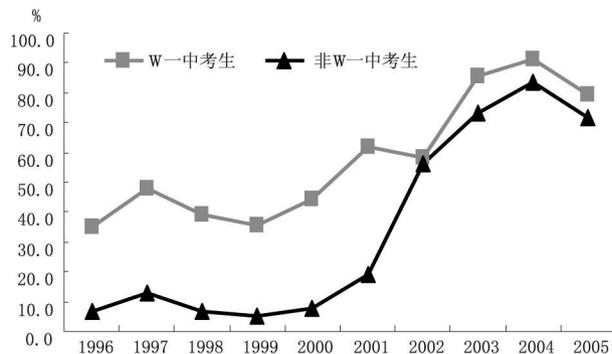


图5 不同类型高中考生录取率②

虽然扩招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总量,但是重点大学机会扩大的幅度远远小于所有高校以及一般高校机会扩大的幅度。2002年之后,两类学校总的录取率相差无几,几乎是70%以上的报考者都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如图5)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机会竞争转移到本科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机会上。W一中的重点高校录取人数在高等学校扩招之后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11%左右,本科录取比例保持在40%左右。而同期W二中的重点高校录取率不到1%,本科录取率在2004年达到最高值16.2%,仅占同期W一中同类录取率的三分之一。两类高中在重点高校以及本科的录取率上差距逐步扩大。2002年-2005年间两类学校一类本科录取率的差距变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扩招导致机会竞争焦点上移的背景下,高中学校的组织地位在进一步分化。2002年,W一中和二中的一类本科录取率相差8个百分点,到2005年扩大到12个百分点。2002年,W一中的一本录取率是W二中的5.2倍,到2005年扩大到27倍。^③

与此同时,两校的专科录取率呈现出了不同的变化轨迹。W一中专科录取率为44%左右,而W二中至少为60%。^④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图5中促进两类学校总录取率逐渐接近的推动力是专科学校的不断扩大招生。专科学校的扩大招生在入学率上受益最大的是像W二中一样的非重点类普通高中。如果将高等学校也作为市场来看待的话,那么,重点高中占据的更多的是本科市场尤其是重点高校,而非重点类的普通高中占据的则是专科市场。换言之,高中教育中的学校等级序列一直延续到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学生内部的分层从某种意义上是这一分层的延续。

尽管所有普通高中都以升学率尤其是本科、重点大学的升学率作为组织运作的唯一目标,但是由于每一所学校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不同,资源拥有量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升学率、本科录取率和重点大学录取

①由W县教育局提供的高考数据计算得出。

②由W县教育局提供的高考数据计算得出。

③根据W县教育局和W一中和二中所提供的高考数据计算得出。

④同上。

率。升学率高、本科录取率高、重点大学录取率高的学校,自然能够吸引更多的优质生源,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具有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择校生,而择校生是学校最主要的财源,在学校生源增多的情况下,经费逐渐增多也为吸引优质的师资带来更大的空间。换言之,升学率——生源——师资——学校地位,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会强化重点高中的优势地位。反之,如果升学率不高,生源就会减少,学生减少意味着学校的发展成了无源之水,在最恶劣的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导致学校的消失。如果将高中阶段的学校教育格局作为市场来看的话,这就是实际正在发生的“马太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家长都被提前卷入到了重点高中教育机会的争夺战中。因为进入重点高中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甚至是获得进入重点大学的入场券。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一些初中会出现集结了当地政府官员和权贵子弟的“重点班”。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一个基层县的高中教育实际运行为例,集中关注地区层面关键教育资源流动与配置,结果发现,在提升地区层面总体升学率的总目标下,组织间关键资源的流动的总特征是,优质资源集中向更高层次更优质的学校流动;促进流动的主要机制是政府强制性干预与市场机制。流动和配置的结果是学校的等级序列不断被再生产,学校之间组织地位的差距被进一步扩大。

地方政府是区域层面的第一行动者,也是权力最大的行动者,在学校组织地位的分化过程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地方政府对于生源市场的强制性区分和对师资的逐层抽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剥夺了非重点中学的生存空间。而它对重点中学的无限庇护则赋予这些学校以极大的行动空间。

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庇护和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优质师资和生源均流向先赋地位较高的重点中学。与此同时,重点中学作为一个利益行动者,利用其庇护地位和资源禀赋,在利益驱动下垄断生源市场,其行为由于缺少必要约束,实质上构成了对非重点中学的资源掠夺。实际上,重点中学并未对非重点中学的发展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而是大大压制了其他中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非重点中学的学生是在为重点中学的学生做“陪读”。这首先是极大的教育不公平,同时,由于非重点中学的学生高考升学率过低,致使学生和教师丧失学习和教学的兴趣,这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并未扼制或缩小学校教育资源分配差距,而是在不均衡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此以往,将会导致底层教育的沙漠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政府全力追求高考升学率所造成的后果类似于以GDP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所造成的社会后果。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重点中学,目前的资源获取和配置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一个地方教育领域中出现恶性竞争关系,其行为亟待进一步规范和约束。而从根本上减小这些行为对教育公平的影响依赖于宏观的教育评估制度的不断改进。

Stratification of School Organizations Driven by Enrollment Rate: An Example of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County

CHEN Bin-l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i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allocating essential high 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taking the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County W as an exampl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market demand are the two key mechanisms underlie the flow of resources, an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key middle school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widening the gap of resources between schools. Local governments centraliz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to key middle schools through mandatory intervention, and the key middle schools further monopolize high quality resources through enjoying advantageous position and special protection. Consequently, the imbalanc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s increased, the stratification of school organizations is intensified, and the education inequity is enlarged.

Key words: school organization status; resource allo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nrollment rate; education equity